



梅森探案

神话猴子 靓丽影子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群众出版社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 著

神话猴子 靓丽影子

木子 / 译

印晓红 / 译



梅森探案

A PERRY MASON MYSTERY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话猴子; 靓丽影子/ [美] 加德纳 (Gardner, E.S.) 著;
木子, 印晓红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2.1

(梅森探案)

ISBN 7-5014-2644-9

I. ①神…②靓… II. ①加… ②木… ③印… III. 侦探小说-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0705 号

神话猴子 靓丽影子

著 者: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译 者: 木 子 印晓红

责任编辑: 鲁玉容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工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644-9/I·1095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神话猴子》

格拉迪斯是畅销书《砍倒那个男人》的女作者米德的秘书，周末时按米德指令去赴一个约会，回来时却因暴雨而迷路来到一个林中木屋。一个男人接待了她，但当第二天她醒来时却发现那个男人不见了，屋子里只有一具男尸，而死者也不是那个男人。格拉迪斯被控杀人，梅森作为她的律师来到木屋，他发现了一条画有三只神话中的小猴子的丝巾，丝巾中包着一盒子弹，而在《砍倒那个男人》一书封套的作者照片中，这三个小猴子正在迎风飞舞……

《靓丽影子》

地产商莫利被枪杀，最后见到他的人是他的生意伙伴特洛伊。据特洛伊的证词，当莫利离开他时，他曾无意间看到了一个靓丽的女人影子跟在莫利身后二十英尺处，并像是在跟踪着莫利。与死者有关的三个女人——前妻、现妻、女秘书——均为迷人女郎，她们的靓影均符合特洛伊所述，那跟踪者是她们中的一人吗？那靓影与凶杀有关吗？而梅森又是怎样搅进这个案子中的呢？……



神话猴子

木子译



第 一 章

格拉迪斯·多伊尔是在一月份开始她的秘书工作的。她为莫维斯·尼尔斯·米德工作。现在已是二月份的第六天了。在过了足足一个月之后，格拉迪斯忽然发现她对那个她为之工作的亲密朋友实际上一无所知。

当然，米德有些信件和来访者，然而作为一个秘书式的伙伴、服务员和助手，对一个写畅销书的雇主的私生活，她应该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些。

米德小姐在自己与格拉迪斯之间设置了一道墙，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住在洛杉矶某楼顶公寓里的莫维斯·尼尔斯·米德在报上登广告，要招聘一位富有经验、相貌端庄的秘书兼服务员和搭档，要求年龄在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之间，沉静寡言，并且擅长外交。

格拉迪斯得到了这个职位。米德要求她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在矮顶公寓的一角，米德给格拉迪斯安置了一个漂亮的卧室。第二天格拉迪斯就开始工作了。

每天的工作包括回复大量的短信、发简短的申报、接听电话，安排与媒体的会见，并在米德不想被打扰时为她挡住外界的干扰。



报纸上的休闲栏目说米德正忙于写另一本书。她是否真的在写书，格拉迪斯·多伊尔并没有发现一点迹像。

没有多少人了解莫维斯·尼尔斯·米德的背景。由于她的最畅销小书《砍倒那个男人》的发表，她不得不学会如何应付那太多的问题的打扰。

本书写的是一个小镇的女孩去大城市闯荡，为命运所左右。她受一个老于世故的周末伴侣的教唆，尝试了一回毒品，从此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她吸毒成瘾，必须承担毒品的昂贵费用。

她的美丽招来了一个无耻之徒的迷恋。这种迷恋变成了爱——这爱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希望看到她戒掉毒瘾。他传令于下层社会：所有为她提供毒品的人都将被处死。

女主角光芒四射的美丽也吸引了一位精明的律师。这律师颇有权势，他的影响力开始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

与主要人物有关的背景不时地被幼稚的想像大肆渲染，而这些无情而现实的闪念正表明了有关作者的第一手材料。没有人对书中浪漫部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提到的，他们都散发着真实的气息。

此时，是星期五的下午，格拉迪斯·多伊尔正应米德小姐的传唤，拿着速记本和铅笔走过来。米德正懒洋洋地靠在带扶手的躺椅上，伸出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带着长长的象牙制的烟嘴。

“格拉迪斯，你有多少钱？”

“大约五十美元。”

莫维斯·米德打开她的钱包，拿出和她手腕差不多粗细的一卷钞票，取出三张面值一百美元的，顺长折起，用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伸到格拉迪斯面前。



“拿着，你需要更多的钱。”

格拉迪斯接过这三百美元，在笔记本上做了个记号，期待着下面的内容。

“我想让你替我去赴个约会。”

“一个约会？”

“一个约会。”米德重复道，“有时我真希望我没有卖那些该死的电影的权利。”

格拉迪斯想到了关于米德因电影拍摄权而得到二十七万五千万美元的传闻，没有说什么。显然，米德也并不希望她回答。

“那个男人叫埃德加·卡里索。”米德说，“你必须在顶峰饭店与他联系。我曾告诉他周末我要去那儿滑雪，但我不想去了。

“开旅行汽车。嗯，你的滑雪板——我在顶峰饭店保存着一套每周末用的，不管我用或不用，每月都要开张支票，所以不用麻烦饭店现金处，你想要什么记账就行了。

“卡里索今晚会预定一套房。你到那儿后，向他解释一下我不可能去了。你是我的助手，弄清楚他想要什么——与放映影片的宣传有关。”

“我要向他透露多少情况？”格拉迪斯问道。

“你自己看着办吧。”米德说，“对书的销售有利的宣传活动就行。只要对影片感兴趣，利润方面我就不会让步。他们不会容忍这样，就会报出一个现金付款的最低价格。我想我的代理人会败下阵来。我不会为了宣传影片而低三下四地做蠢事。我更喜欢合情合理些，就这样。

“卡里索不是从事慈善事业的。他们为宣传影片做了许多工作，那是他们的兴趣。你必须举止得体，讲究策略，更要迷人，让他改变他的主张，争取到我这部分工作的最低量。宣传影片也会有助于书的销售……嗯，还有一件事，格拉迪斯。”



“什么事？”

“这个男人年轻有为，而且从电话里听起来，他就像一只狼。”

“在个人方面，我要冷淡地保持距离；而在工作方面，则要殷勤些，对吗？”格拉迪斯问。

“天啊，”米德说道，“我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我只是试着指出这项困难的工作里应该注意的地方罢了。”

“现在，还有一件事，格拉迪斯，回到主题上来。周日晚——你会一直呆到周日——交通会很拥挤，汽车几乎是一辆挨一辆。那是山路，开车会让你疲惫不堪。从饭店出来七英里有一个岔路，路面一直是光滑的。然后你会走十英里泥路，但还不算太坏。之后你会走上另一条公路——在那张桌子的抽屉里有张小地图，拿给我好吗？”

格拉迪斯走到桌旁，打开抽屉，找到一张对折的纸，递给米德小姐。

“不要走这条路，”莫维斯·米德警告说，“这是条泥路，在最近这场暴雨后变得很泥泞，下来容易，上去就不同了。这是条陡峭的路。记住下面这些提示。离开顶峰饭店沿大路到那个小镇的主要街区，过两个街区后会经过邮局。向右转过五个街区后再向左转，你会发现一条光滑平坦的窄路，走起来很容易。向前走仅一英里后向右转，开始蜿蜒下山。在邮局那儿把你的里程表拨到零，走到九点七英里处有一个岔路口，走右边那条路。到十五点三英里时又会遇到一个岔路口，再沿右侧的路走，直到大路边。不要上大路，横穿过去，继续前进，你会发现路面光滑平坦。这是一条蜿蜒在橘树林中的小路，在三英里处与去往洛杉矶的高速公路相接。”

莫维斯·米德把地图交给格拉迪斯。“把它放回去。”格拉迪



斯把地图仍旧放回抽屉里。

“你需要衣服吗？”莫维斯·米德问。

格拉迪斯点点头。

“滑雪的？”

“我是个做事热心的人。”格拉迪斯说。

“今天下午三点出发，格拉迪斯，直到周日晚上再回来。你拿着钥匙，到周日晚上六点再离开顶峰饭店……在顶峰饭店呆到周日晚上六点钟。”

“我今天下午三点就要起程吗？”

“是的，你要开旅行汽车。我去车库加满油并检查一下轮胎。别约束自己，好好玩儿。今天我要出去，你打电话告诉预约的人我要周一才有空，你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现在你最好回去打点一下行装。在周末施展点儿魅力无伤大雅。工作是必须做的，还有好吃的干酪蛋糕。我在美容院给你订了位，账单也付了。祝你玩儿得愉快，亲爱的。”

格拉迪斯接受了她的安排，整理好行装，午饭后去了趟美容院。她回到公寓后不久便有个服务生来把她的手提箱拿到汽车上，车已加好油等在车库里。那时，格拉迪斯发现有人撕掉了她的笔记本中有关下山时岔路提示的那页。

米德小姐已走了。格拉迪斯感到很不可思议，她想不出为什么会有人从她的笔记本中撕掉那页。格拉迪斯已经有了三百美元的收入。她不会轻易忘了埃德加·卡里索的名字。当然，她了解顶峰饭店，那坐落在白雪覆盖的山顶上的优雅的饭店。

然而，岔路的问题出现了，她无法想像在周日的车流中奋勇前进的情景。

于是，格拉迪斯到桌旁打开抽屉，找到了那张地图。她发现第二个岔路口前的地图是完整的，指示拐弯处的箭头还在。



格拉迪斯想知道为什么莫维斯·米德在负担旅馆的费用外还要给她三百美元现金；想知道为什么米德两次提到要到周日晚六点再离开顶峰饭店。然而这些都只是小问题。

在惟一的顶峰饭店用滑雪来打发周末，并有人付账，还将和一个狼一样的吸引人的年轻男人约会，这的确比办公室里早九晚五的单调工作要好得多。

格拉迪斯带着某种热切的渴望让干净的靴子踏在了油门上。



第 二 章

真是个好天气！埃德加·卡里索年轻英俊又体谅人，根本没有为莫维斯·米德的失约而怒气冲冲。显而易见，他确实相信了米德小姐秘书的解释，他的举止态度如此明白地暗示了这一点，而且卡里索显然愿意有个他能使用的账户，而格拉迪斯则有一段愉快的时光。

格拉迪斯忽略了米德小姐的警告，因为看起来卡里索并不特别像狼似的。他本质上是富有阳刚气的绅士，按他的方式推进着事态的发展，尽量注意对方“不容冒犯”的暗示，一旦觉察到，他会尊重你的这个暗示。所以总的说来，格拉迪斯玩儿得很愉快，直到周日晚餐后她才离开顶峰饭店。

天阴着，下午四点钟时开始下雪的，格拉迪斯知道她应该给汽车装上安全链，但小汽车里没有。她继续沿着大路走，如果她认真细心些，她会发现为安全起见防滑链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必要的。因路上有雪，周末的巡警一定很严格，防滑链是必须有的。格拉迪斯很高兴，岔路上没有巡警。离开了顶峰饭店，她快乐地踏上归途。到邮局时，她把里程表拨到零，转过弯后开始蜿蜒下山。

在这个海拔高度，雪下得很大，格拉迪斯小心翼翼地开着车，用低挡位慢慢行驶着，免得高速时刹车会打滑。她对在山路



上驾驶是有经验的，不担心发生事故。

并不像莫维斯·米德所说，路上没有交通拥挤的现象，在路况较好的那段遇到了两辆车。走过这段海拔较高的路面后是一条砾石路，她连一个人都没遇到；在海拔较低的地方，雪变成了倾盆大雨；到第二个岔路口时，格拉迪斯犹豫了，看上去铺砾石路的主路是右手边的，但是地图上的箭头却是指向左手边的路。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她开上了左手一侧的路，格拉迪斯开始觉得不那么轻松了。

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驶过一英里后，路况迅速恶化了。很明显，面前是一条泥路，异常泥泞。路旁是一条溪流冲出的峡谷，盘旋着沿山而下，路上到处是高高隆起的土包，拐弯时，格拉迪斯不得不让轮胎紧挨着边，避开土包和凹陷的旧车辙。

现在，她意识到地图上一定错了，应该沿着右侧的岔路走。她在脑海里回忆莫维斯·米德是否在指路时说过沿着右手走，但是地图上十分明白地画着一个指向左侧岔路的箭头。

不论怎样，格拉迪斯现在陷入了一个圈套。没有调头回去的地方，在这条狭窄曲折的小路上调头是不可能的。刚开始上这条窄路时格拉迪斯害怕遇到人，现在她开始盼着能见到个人。瓢泼大雨中她沿着狭窄的山路小心地移动着汽车，她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孤独。

前大灯照到一个向右的急转弯，正转到紧要关头时，格拉迪斯发现自己看不见路了，弯太多了，以至于发动机罩挡住了右边的视线。左前灯的光柱被黑暗的峡谷吞没了。汽车突然停住，格拉迪斯知道自己惊慌中撞上了一个软土包使汽车突然受阻，她感到车在倾斜、打滑。突然，她意识到是旋转的车轮在下沉。她放松油门，但已经太晚了，车被陷住了，她近乎本能地知道没有希望了。



她疲乏地叹了口气,让发动机空转着。她下车看了看究竟处于何种困境。在黑暗中确定具体细节是很难的。然而,显然是排水沟被冲坏了,雨水顺山势向下流,沿公路沉积了二十英尺长的泥浆。格拉迪斯恰好在那时误撞上了。她的左前轮撞上石头弹回来,后面的轮胎在软泥中压出个坑,车就动不了了。格拉迪斯知道在黑暗里的拐弯处倒车有多危险,但她决定试试。她回到车里,反转方向盘,小心地踩了一下油门,车开始慢慢移动;加大油门,车开始后退,她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困境,但在一阵短暂的喜悦过后,前轮陷进了后轮转出的泥坑。车又陷住了,这次是前也不行后也不能了。

她没有手电筒,夜漆黑得像黑色天鹅绒幕布一般,透不出一丝光亮。雨倾盆而下,格拉迪斯又一次下了车,感到了雨的寒意,雨像雪一样,正从一千尺高的山上滑落下来。

她回到车里,关掉发动机和前大灯,顿时周围变得黑漆漆的。她意识到摆脱困境是没有希望了,不得不呆到天亮或有人来帮忙了。她舒服地坐在位子上。还没过十五分钟,车里开始变冷了。大约半个小时,她开始抽筋,冷得打哆嗦,只好打开发动机。她知道这是件悬事儿,一方面是一氧化碳中毒,另一方面是冻出肺炎,所以,她决定只发动一小会儿,让车里暖和起来。五分钟后,汽车加热器散出的暖气从她的两腿间升上来。她感到舒服点了,就关上了发动机。几乎同时,车里又开始变冷。过了二十分钟,格拉迪斯就觉得做点什么都比坐在那儿强了,她连骨头都是冷的了。她下了车,在漫过膝盖的泥浆中艰难地走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摸索着找千斤顶。找到千斤顶时她又觉得不如坐在那儿好过。她原本打算摸到山腹,找到树枝和石头垫在轮胎下,地面坚实点儿就能牵引起来,可现在看是不行了。她决定走走。一旦决定步行,她想到要是往回走得一直爬出七英



里才能找到人帮忙,而最后三四英里路上可能还下着雪。于是,她决定拐过弯往山下走。这条路不管通到哪儿,都可能有人家。她明白自己一定在后一个岔路上走错了。暴风雨洒落进峡谷,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显得很遥远。她只听得到雨倾盆而下的哗哗声和风在树林间吹过的呜咽声,没有发动机的响声。走在黑暗里,格拉迪斯意识到了危险。天太黑了,不夸张地讲,有时她不得不用脚感觉着路,摸索着走,甚至看不到树木环绕着山脊的剪影,没有一丝光亮。

格拉迪斯感到心中汹涌着恐惧,可能真的很难摆脱这种困境了。如果掉头爬回山上,天亮也走不到顶峰饭店,当然,她到了雨变成雪的地带,会看到皑皑大地,至少反光能照出路的轮廓,而在这儿,下一步就可能掉进峡谷。

突然,格拉迪斯屏住了呼吸。从前面的黑暗中传来了一丝微弱的光。

有一会儿功夫,她以为是正开近的汽车。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发现它是固定不变地从树丛间泻出来,显然离她并不太远。直到轻松的感觉掠过心头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恐惧到了何种程度。她想大喊、想跑,然而她控制住了自己,继续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着。

见到小木屋时,她感到又湿又冷。小木屋半隐在松树丛中,从山路到小木屋是一段没铺完的木头台阶。她失去知觉的脚绊倒在木台阶上。灯光是从遮掩的窗口射出来的,从窗口能看到屋里有人,她能看到映在墙上的影子。她敲敲门,大声喊着:“喂!喂!里面的人,救救我!”

她听见挪动椅子的声音。房子后面的门砰地一声打开了,然后是脚步声,接着通往门廊的门打开了。灯光从一个站在门道里的男人背后照过来,只能看到他的黑色轮廓,能看出他高个



子、宽肩膀、波浪似的头发，显然他是个年轻人，但是他的声音却带着疑问的冷淡而且尖厉。“喂”，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麻烦你，”格拉迪斯说，“我迷路了，我从顶峰饭店下来，离这儿二三百码有一个排水沟冲坏了，洪水冲到路上，淤泥挡住了路，因为急转弯，我没看见，就陷进去了。”

男人犹豫了好长时间。格拉迪斯有点生气了。这时，他说：“好吧，进来。至少你能暖和点。”他侧身站到一边，让她进来。

这是一个没完工的乡村小木屋，布置简单而雅致。一踏进房间，暖意和芬芳的烟草香气就向她袭来。

“站到炉子旁边去，”男人说，“你都湿透了。”

她对他笑笑：“或许你的妻子——”

他摇摇头：“我没有妻子，我一个人住这儿。”

“哦。”她应着。

这时，她才看清这个男人——年纪在二十八至三十岁之间，挺直的鼻子，突出的下巴，举止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硬气。

“你也许有电话吧？”她问。

“天啊，没有。”

“你有电。”

“电是电池里的。风车发电，所以我尽量节省。”

炉子是用一个大得能盛下五十加仑汽油的圆桶改装成的燃油炉，释放出稳定的热量。格拉迪斯能看见她的衣服散发出的蒸气。

“看看，”她说，“今晚我必须回到洛杉矶，现在就该到那儿，你认为你能——？”

她的话被他的摇头打断了。

“为什么不？”她问，“我可以付费，我愿意出高价。”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首先，要等天亮才能有办法，如果